1. 錯誤絕不能和罪混淆在一起，正是這一區分才使救恩有其可能。因為錯誤可以被修正，錯的可以改成對的。但罪卻無可挽回，即便你不可能有罪。你堅信能攻擊的是心靈，而非身體，罪的信念則必然以此為根基。所以有罪的是心靈，且它的罪將永遠無法消除，除非另一顆與它互不相屬的心赦免了它。罪有待懲罰，一如錯誤有待修正，而「懲罰**即是**修正」的信念則顯然神智不清。

2. 罪不是錯誤，因為錯誤的觀念並無罪所隱含的傲慢。犯罪無異於干犯實相，並得償所願。罪宣告了攻擊的真實性與罪咎的合理性。它認定上主之子有罪，進而令他失去了純潔，成為上主並未創造的模樣。於是你眼裡的受造不再永恆，而上主的旨意也可能遭到反對與挫敗。罪是個巨大的幻相，隱藏在小我的一切自大之下。因為藉著它，你已改變了上主，使祂不再圓滿。

3. 上主之子可以有所誤解；他可以自我欺騙；他甚至能夠把心靈的力量用來對付自己。但他**不可能**犯罪。不論他做了什麼，都無法以任何方式真的改變他的實相，或令他真的有罪。那是罪企圖去做的事，因為那是它的目的。然而，即便是動用了罪的整個觀念所隱含的一切瘋狂與神智不清，也不可能辦到這點。畢竟罪的報酬**即是**死亡，但不朽豈能死去？

4. 罪不是錯誤，而是真理，純潔無罪不過是在自欺欺人，這就是小我那神智不清的宗教所宣揚的核心信條。純潔被視為傲慢，而接納自己的罪則被視為神聖。就是這一教義取代了上主之子的實相，但他的實相出自天父，而祂也願他永恆如此。這豈是謙遜？或者，是從真理那兒奪取受造、使其分裂的一種意圖？

5. 對小我而言，任何把罪重新詮釋為錯誤的意圖都是站不住腳的。在它的思想體系裡，罪的觀念神聖不可侵犯，除非待之以敬畏與尊崇，否則根本無以親近。那是小我體系中最「神聖」的概念；美妙而有力量，且真實無比，因而需在小我的安排下動用一切防衛來加以保護。因為它的「最佳」防護有賴乎此，其餘的一切都得為此服務。那就是它的武器與後盾，以及小我所詮釋的特殊關係的終極目的。

6. 可以說，小我把自己的世界建立在了罪的基礎上。只有在這樣的世界裡，一切才會變得黑白顛倒。罪咎的烏雲之所以顯得沉重而無法穿透，就是這一怪異幻相所致。它為這世界提供了看似堅實的基礎。因為罪已把受造由上主的意念轉為小我的理念；一個由它統治的世界，一個失去心靈、而由身體構成的世界，一個可能腐朽殆盡的世界。這假使是個錯誤，真理就能輕易化解它。一旦交由真理判斷，任何錯誤皆可有所修正。但若把真理的地位賦予錯誤，錯誤還可被帶往何處？罪的「神聖性」便是以如此怪異的方式保存了下來。罪成了真理，神聖不可侵犯，一切都得帶到**它**的面前供其審判。**它**若是錯誤，就會被帶往真理。沒有人能對罪抱持信心，因為罪即是不信。但錯誤可以修正，對此你能滿懷信心。

7. 在小我那一座座強敵環伺的堡壘中，最受嚴防死守的一塊基石莫過於「罪是真的」的信念；它是上主之子營造出的自己，乃至真實的他的自然呈顯。對小我而言，那千真萬確。畢竟那就是它的真面目；那是你永遠也逃脫不了的「真理」。那就是它的過去、現在、以及將來。因為他不知怎地腐化了他的天父，又徹底改變了祂的天心。那麼，為祂的死致上你的哀悼吧，是罪殺害了祂！這就是小我的願望，錯亂之中它相信自己完成了此一壯舉。

8. 你難道不希望這一切不過是個可以完全修正的錯誤，而且可被輕而易舉的逃離，以致徹底的修正就有如穿過迷霧、進入陽光？畢竟，那不外如此。或許，你仍忍不住想苟同小我的觀點，認定有罪會遠好過是場誤會。然而，在你讓自己做出這番決定前，不妨三思而行。不要輕浮對待此事，因為那不啻是在選擇天堂或地獄。